



# 大海、浪花與船： 我在引導課裡讀懂的法律工作

毛鈺棻\*

一首短詩，讓我看見法律工作背後的「人」

最近在一堂「教學團體動力」課裡，我讀到一首非常短的詩——短短幾行，卻像在我心裡打開了一扇窗。

〈浪花〉 / 洪志明

大海有話想對船說

船聽不懂大海的話

慢慢地走開

美麗浪花還是圍著船……說個不停

在課堂上，大家被邀請回答：「你看見了哪些角色、哪些關係？」

有人看見親子、有人想到戀人、有人讀出家人之間的誤會。

而我越讀越覺得——這不就是我們每天在法律工作裡，看見的風景嗎？

\*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。

## 大海、浪花、船：我看到的三種角色

如果把詩放進法律現場，它有了另一個面貌：

- 大海，是當事人的情緒。

深、不穩、翻騰，常常一句話背後，是整片潮流。

- 浪花，是他們的故事。

細碎、零散、反覆出現，不說不快。

- 船，是法院體系。

有航道、有程序、有它必須遵守的規則。

而律師就站在中間——

既要懂大海的語言，又要讓船「聽得懂」。

### 當船聽不懂大海的話

法律、法院習慣的語言是：

事實、證據、程序。

但當事人說的語言則是：

痛、委屈、焦慮、自我懷疑、那段失眠的夜晚。

這兩種語言，有時根本來自不同世界。

我們都看過類似的場景：

- 當事人情緒湧上來，講了二十分鐘，卻沒有一句能成為證據。
- 法官努力問要點，但越問，當事人越崩潰。
- 一個想表達心裡的海，一個只能聽得懂航行的代碼。

最後，船聽不懂大海的話，於是慢慢離開——

用程序、用要件、用一份判決，把事情「結束」。

可是大海不會因此平靜。

浪花還會在門外的哭泣、在 LINE 裡的長訊、在凌晨三點的訊息裡……

繼續「說個不停」。

**那不是不講理，而是還沒被聽懂。**

**我在引導課裡重新理解：律師不是「翻譯」——而是「容器」**

我一直以為，律師的工作是翻譯：

- 把大海翻譯給船聽
- 把船的規則翻譯給大海聽

但上完這堂引導課後，我忽然明白：

**律師更像「容器」——接住情緒、安放故事、承載混亂。**

情緒不必被處理掉，它需要的是：

**一個能被安心放下的地方。**

當大海被接住了，它才有能力慢慢平靜；

大海平靜時，浪花才不再急著拍打；

浪花安靜時，船才能靠近、理解、判斷。

而在這整個過程裡——

我們陪的是一片海，而不是一份案件。

**法律不是冷，是被誤解的溫柔**

引導課裡有一句話讓我非常震撼：

**「每個人的暴風雨，都有它的成因。」**

這句話對法律人來說不陌生。

但當你真的「看見」暴風雨，看到當事人是怎麼走到這裡的，你會發現：

- 冷的不是法律
- 冷的是距離

- 冷的是語言不一
- 冷的是法院裡沒有地方說那些浪花般的故事

但身為律師，我們可以讓法律變得不那麼冷：

- 一句傾聽
- 一次理解
- 在書狀裡多寫兩段脈絡
- 在電話裡多停一秒留白

讓法律，有機會靠近「人」。

### 我在詩裡讀懂了律師工作的另一種深度

課後，我在走廊重新讀那首詩：

「大海有話想對船說……浪花還是不停地說。」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：

律師的工作不是阻止浪花，也不是要把浪花變成法院能接受的格式化資料。

我們真正在做的，是——

陪著大海說

陪著船聽

在兩者之間，守住一條最安全的航線

這不是技巧、不是條文、不是卷證整理。

而是每天在辦公室、在法庭、在夜深人靜回訊息時，默默做的那件事：

讓一個人的故事，在法律面前不再孤單。